

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四期
上册

慶祝創所四十週年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
中華民國 臺北市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四期

上 冊

慶祝創所四十週年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

中華民國 臺北市

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四期

上 冊

目 錄

陸寶千：馬浮之易學——儒學新體系之基礎·····	1
黃克武：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：以嚴譯《群己權界論》 (On Liberty) 爲中心之分析·····	81
程一凡：經世家顧炎武的史學精神·····	149
魏秀梅：清代之鄉試考官·····	169
王爾敏：王韜生活的一面——風流至性·····	223
熊秉真：疳——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研究之二·····	263
楊翠華：任鴻雋與中國近代的科學思想與事業·····	295
張啓雄：民初中俄蒙恰克圖會議的名分論爭與交涉——外蒙國號帝號 年號及政府名義的改廢·····	325
黃福慶：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(1932-1943)·····	365
張淑雅：金馬撤軍？——美國應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略之二·····	411

馬浮之易學——儒學新體系之基礎

陸 寶 千

摘 要

馬浮爲現代儒門中之重要學者，彼依易經而另創儒學理論之新系統。然易經一書，今人往往望而生畏，馬氏以佛說闡釋之，尤使淺識者却步。本文旨在釐清馬氏之易學理論，分爲上下兩篇。上篇說明馬氏之易學體系，下篇則蒐集馬氏之論易文字，悉依易經原文編列之，俾讀者能通過原典，以見馬氏易學之精深。從而得窺現代新儒家之一面。

馬浮之易學——儒學新體系之基礎

陸 寶 千*

前 言

馬浮之學，六藝論爲其教體，吾人已顯其鉅綱於前矣。六藝論中，實以易經爲重，彼固曰易爲六藝之源，又爲六藝之終也。當其主講於復性書院時，先舉六藝大旨，示於論語；六藝心要，挾於孝經。復取禮記孔子閒居篇以闡詩教；仲尼燕居篇以明禮教。擇尚書洪範以當書教。而樂及春秋教，亦於論語大義中說其大端。獨對易經一書，特爲慎重，自作觀象卮言以發十翼之蘊。並謂末後之教，於此揭盡，可以息言矣。蓋馬氏融鎔全易，旁攝佛老，冶諸勝義，別製新篇。軼駕嗣輔，俯視濂溪，宋明諸儒，罕有其比。讀易之士，按卦尋爻，因經求傳，雖未必遽獲精義，然門庭設施，梗概可知。獨面對卮言，覺七寶樓臺，光眩銀海，竟無門戶之可尋，遂有廢然而返者矣。良由觀象卮言，築基於易，苟不先熟經文而逕讀此書，則如觀相輪者不自塔內拾級而登也。不佞於復性書院所刊諸籍，涉獵頗久，覺馬氏闡釋易經之語，出於卮言以外者甚多。然碎金零玉，纂組爲難。乃即易經原書爲綱，盡拾馬先生之言以附麗原經。拆樓臺之七寶，飾四聖之傑構，使初學者由舊徑而睹新觀，藉爲了解馬氏學術之一助。抑先生以易經爲示人修養之書，生平發揮經義之言，皆其功夫所至之心得。尋章摘句之士，牽拘象數之徒，或至河漢其言，難以起信。乃別撰一文，略述先生易學之綱要，聊當津筏。民國以來，學者謀興孔學，馬浮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員。

與熊十力皆藉易經以構儒學之新系統。然終十力之身，祇說乾坤兩卦耳；真能有得於易，成一家之言者，馬浮一人而已。熊氏之名，已廣揚海外，馬氏之學，撥爐無人。爲是不辭蠡測之譏，呈此兩篇，以求同聲之應，繩愆糾謬，謹傾耳以俟。

上 篇

壹、馬浮論易體之構成

易經之構成，可分爲卦爻與經文兩層。後人由之有三疑問：(一)卦爻由何而生？(二)經文與卦爻間有何關係？(三)卦爻與卦爻間有何關係？就第一問題言，古有出自河圖洛書之說。然何謂河圖？何謂洛書？宋代以前，無人能確言之。就第二問題言，今所傳十翼乃孔門後學以儒家言解釋之。然漢代儒者則以解決第三問題之答案爲解決第二問題之方法，即以卦爻關係之變化以釋經文。如升降、旁通、互體、卦變、飛伏等，且牽涉氣候及月相。惜眾說紛陳，無有一人能以己說貫穿全部經文而怡然理順者。於是乃有人脫離經文而專求第三問題之解決，如八宮說及易林是也。而亦因之成爲易外別傳，非易學之正宗矣。漢魏之際，王弼倡掃象之論，悉摒前人之糾葛而專言義理，即單獨致力於第二問題之解決，取徑與十翼同，而其言則道家也。唯第一及第三問題依然存在，蓋若此兩問題未能解決，則六十四卦散立而無所統，易學亦遂不顯系統相也。至北宋邵雍乃依繫辭傳及說卦傳作河圖、洛圖、伏羲先天卦序、方位圖，文王後天卦序及方位圖等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乃結爲一體矣。同時周敦頤亦作太極圖說，說明萬物之所自，人道之所源，儒學在理論上乃結成本末一貫之學矣。

明季以還，學者頗疑邵、周二人所傳圖書之出於道士，因之訾議理學之不純。馬浮爲之辯河洛二圖皆有所據，曰：

「河圖數即本於繫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節。太玄一六共宗，二七同道，三八爲朋，四九爲友，五五相守。畫出來即是河圖也。洛書出乾鑿度。皆出漢

人，不始於宋也。」^①又爲周、邵二人辯解，謂：

周子之太極圖，邵子之先諸圖，後儒並皆致疑，以爲出於陳搏，爲道家之術。或又謂周子太極圖乃得於僧壽涯者，實爲目論而近誣。邵子雖學於李挺之，後來須是自得者多。周子則據朱子注太極圖說序中辨之甚明，謂其不由師傳，默契道體。蓋斯理本人人同具，苟能精思力行，人人可證，豈假單傳密付而後得邪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，微顯闡幽，窮理盡性，以通天地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，於是易教始興。故程子謂河洛不出圖，易亦須作也。^②

故馬氏不廢自象數，以爲：

數猶象也，象即理也。從其所言之異則有之，若曰可遺，何謂以言天地之間則備邪？^③

須知畫卦作圖，乃至因言垂教，總爲詮表此理。書不盡言，故圖以示之。圖亦不能宣意，又爲說以解之。^④

在易則曰：設卦觀象，立象以盡意，繫辭以盡言。若是則舉易之教體固不離卦象，亦不即卦象，而言與意，乃其所以爲體，而意又言之體也。^⑤

馬氏乃以體用觀念以說邵雍之圖，稱：

以六十四卦望八卦說，則八卦爲其體，六十四卦爲其用，以八卦望乾坤說，則乾坤爲其體，六子爲其用。以兩儀四象八卦望太極說，則太極爲其體，而兩儀四象八卦爲其用也。^⑥

於是太極至六十四卦，因體用關係而層層結合，而太極乃爲萬物根本。又謂：易言太極，禮言太一，詩書言而帝天，皆爲萬物根本，無所謂造物主也。如言道器，言理氣，言物變，皆原於孔子之易。道言其隱，器言其顯也，氣以流行言，理以主宰言，物以凝聚言，變以合散言，皆非二之。故兩儀四象五行八卦總此一理。尋常說天地萬物一體，總是信不

① 《復性書院講錄》，卷6，〈觀象卮言序說〉，頁3。本文所引書，皆馬浮所著，台北市七十八年廣文書局影印。

② 《馬一浮遺稿初編》，《濠上雜著》〈太極圖說贅言〉，頁1。

③ 同①，頁2。

④ 同②，頁2。

⑤ 同①，卷5，頁42。

⑥ 同①，卷2，頁14。

及，若知人與物之所由來同此一氣，亦同此一理，自然無疑。^⑦
至是，道、器、理、氣、物、變等亦與太極卦象結而爲一，總而言之：

一理散爲萬事，萬殊合爲一理，言則有先後，合散實是同時也。^⑧

以上所述乃馬氏客觀地言「易體」，此體可藉數象而符號化，故馬氏不廢象數也。然而此一套有何用處？馬氏以爲乃供人明吉凶之用，故曰「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皆憂患後世，不得已而垂言」^⑨何以能明吉凶？馬氏曰：

太極以象一心，八卦以象萬物。心外無物，故陰陽一太極也。^⑩
由是，太極既爲理，又爲心，馬氏轉而主觀地言「易體」矣。自此而言，吉凶乃行爲之結果，行爲乃心之表現，此心活動之方向，乃吉凶之所以生，故研易可以明吉凶也。進而言之，心之活動全由心所自主，如何能不礙心之自主，是謂「易教」。經解曰：「潔靜精微，易教也」。又曰：「易之失賊」。馬氏解之曰：

易教潔靜精微，潔者無垢，靜者不動，精者不雜，微者離相，即是顯示真心也。其失也賊，則迷真起妄。元依一精，明分成六，和合六爲賊媒，自劫家寶，斯號妄心，乃爲賊矣。潔靜微而不賊，則惟妙覺明，遠離諸妄之謂也。^⑪

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，絜靜精微而不賊，何謂也？絜者無垢義，雜染盡，不受諸惑，斯名絜。靜者不遷義，散亂心息，無諸攀緣雜慮，常住正念，斯名靜。精者真實義，觀一切法一相，是謂精。（皮膚脫落盡，唯一真實，到此見地，方得穩密），微者深密義，見諸相非相，是謂微。（離名絕相。唯一真際。諸相即器，凡夫見之唯是器相，聖人於器，唯見是道，即是見諸相非相也）如此方能深入易教，然有纖毫人見法見，即名爲賊。此見若不剿絕，爲人即禍生矣。^⑫

⑦ 同①，卷5，〈洪範約義二〉頁13。

⑧ 《爾雅臺答問續編》，卷4，頁4。

⑨ 同①，頁1。

⑩ 同①〈觀象卮言一〉，頁7。

⑪ 同②，〈希言〉。

⑫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八〉，頁77。

此心絜靜精微，於日用中與道德相應，是爲盛德大業，吉而無凶，心量無限，德業亦無限，馬氏贊曰：

易無方無體，無思無爲，而盛德大業，開物成務，原始反終，窮神知化，寂而常感，感而常寂，以言乎遠則不禦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。孔子嘆易之德曰：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。此猶華嚴之稱大方廣矣。^⑬

貳、馬浮論易學之廣大

馬浮嘗稱六藝可攝一切學術，而易爲六藝之原，十翼是孔子所作，一切義理之所從出，亦爲一切義理之所宗歸。^⑭蓋就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之大原則言之，皆可爲易之所有也，其言曰：

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詩教之大也。恢弘至德，以顯二帝三王之治，書教之大也。樂與天地同和，禮與天地同節，禮樂之大也。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撥亂反正，春秋之大也。而易以乾坤統禮樂，以咸恆統言行，則詩書禮樂之旨在焉。「亦要存亡吉凶居可知矣」，則春秋之義在焉。故詩書禮樂春秋之教皆統於易，所以爲六藝之原。^⑮

以六藝別言之，則教體俱大，合言之，則所以爲詩書禮樂春秋之教體者，莫非易也。一攝一切，一切攝一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中有一切，一切中有一，交參全偏，鎔融無礙，故以詩書禮樂春秋望易，則又以易教爲至大也。^⑯

而特提禮樂所以攝於易中之故，以爲：

天尊地卑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樂興焉。散者必合，殊者必同，行者必化，是謂乾坤合德。禮樂同原，序則無

⑬ 同②，〈與蔣再唐論儒佛義〉。

⑭ 《泰和會語》，頁43。

⑮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五〉，頁44。

⑯ 同①，頁45。

險，和則無阻也。^{①⑦}

禮主別異是行布，樂主和同是圓融，易則兼統二門，故向以易統禮樂二教。乾知坤能，乾德坤業，乾樂坤禮，如此分配亦是行布。易行乎其

中乃是圓融。即知能德業禮樂皆一矣。^{①⑧}

如是，乃視易教爲圓教，蓋易攝禮樂，猶佛教之一法界也。其言曰：

禮樂統於易，猶終頓該於圓。禮樂以人道合天地之道，猶以一心開二門，終頓準之。易以天地之道冒人道，猶以一法界總收一切法，圓教準之。（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，即範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）^{①⑨}

復次謂春秋顯事相之理，理事不二，故易攝春秋也，其言曰：

易顯性而春秋顯道，父子天性準乎易道，君臣之義準乎春秋也。^{②⑩}

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知天人不二，理事不二，則可以通易春秋矣。^{②①}

並謂公羊家文質之義，見於易經，舉例曰：

文質之義，求之於易，尤不可勝舉。如言：致飾而後享，則盡尊酒簋貳可用享，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，皆反質之義也。大人虎變，其文炳也，君子豹變，其文蔚也，鴻漸於陸，其羽可用爲儀，貴文之義也。^{②②}

中庸曰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、修道之謂教。馬浮以爲「性」字出於易，而

中庸三句相望，道爲教之所依，性爲道之所出。若無此性，道從何來，教從何起？言行與道相應，始名爲教，而此言行乃本於知能，知能資於乾坤，成之爲德業，形之爲禮樂。^{②③}

又〈中庸〉曰：「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，如此夫」。「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。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」。而易謂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」，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，馬氏乃曰：

①⑦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二〉，頁21。

①⑧ 同⑧，頁46。

①⑨ 同⑬。

②⑩ 同①，卷3，〈孝經大義六〉，頁58。

②① 同⑧，卷3，頁2。

②② 同①，卷2，〈論語大義〉，頁60。

②③ 同①，卷5，〈觀象卮言〉，頁46。

不貳正是顯，不測乃是藏，無微不顯方識得體，無顯不藏方識得用。顯微無間，體用一源，所以爲不貳不測也。^{②④}

如是，則中庸攝於易矣。又釋「大學」一詞曰：

大是元亨，學即利貞。大是易知，學即簡能。又成象名大，效法名學。大即盛德，學即大業。繼之者善是學，成之者性是大。大即是仁，學即是智。又見仁見智是學，全仁全智是大。^{②⑤}

如是，則「大學」一書亦攝於易矣，又「絜靜精微」，經解屬諸易教，馬氏以爲就心態言，或就教體言，皆可通於佛，乃曰：

佛氏所謂般若氣分，亦必絜靜精微乃能至之，故與易教相應，散心安能學易乎？^{②⑥} 潔靜精微，則佛氏圓頓之教實有之，非必其出於易之書也，若謂此非易教所攝，是易道有所遺而不備矣。^{②⑦}

又華嚴之圓融無礙義，馬氏謂亦與易通，故曰：

「易無方無體，無思無爲，而盛德大業，開物成務」。「故謂圓融具德，緣起無礙，無盡法界，相即相入，如來不思議境界，正是易教所攝也」。^{②⑧}

馬氏又稱：

老子之言道也，曰：吾強名之名曰大（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），是顯體大也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（周行不殆），是顯相大也。遠曰反（歸根復命），是顯用大也。又言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大道甚夷而民好徑，是皆有得於易簡者。^{②⑨}

莊子曰：「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？曰：無乎不在。曰：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聖有所生（性也德也），王有所成（道也業也），皆原於一。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（法身德），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（般若德），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（解脫德）。以天爲宗（性），以德爲本（道），

②④ 同⑧，卷2，頁40。

②⑤ 同②，〈大學玄疏殘稿〉。

②⑥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五〉，頁11。

②⑦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四〉，頁33。

②⑧ 同⑬。

②⑨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四〉，頁35。

以道爲門（教）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」此與易，中庸相應。^{③①}

由是言之，老莊亦皆可攝於易，故馬氏稱「二氏之學，實能於費中見隱，故當爲易教所攝。^{③②}而總斷曰：

天下之道，統於六藝而已，六藝之教，終於易而已。^{③③}

參、馬浮論研究易經之方法

如何研究易經？馬浮以爲須就易經內部所指涉之對象而研究之，不可用今語或西方之哲學方法，蓋易經所述與所謂哲學者並不同科也。嘗謂：

中土聖哲皆以宇宙爲性分內事，象者象此，爻者效此，非謂心外別有乾坤。時人所持西方哲學方法大異。若以此類方法求之，未免錯下名言，失其本旨。^{③④}

易不言宇宙，只言天地乾坤。天地是形體，乾坤是性情。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與此所言時空物象不相似。凡說易所用名言，須本於易，似未可用今語。^{③⑤}

觀天之文與地之宜，非如今言天文學或人文地理之類。天文即謂天道，人文即謂人道。陰陽消息，四時錯行，天文也。彝倫之席，賢愚之等，人文也。^{③⑥}

然則易經所指涉者爲何？曰陰陽。馬氏稱：

易以道陰陽。凡萬象森羅，觀其消息盈虛，變化流行之跡，皆易之事也。^{③⑦}

陰陽之變化，以象表之，故「學易之要，觀象而已」^{③⑧}馬氏曰：

易者象也，象也者像也，卦固象也，言亦象也，故曰：聖人立象以盡

③①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五〉，頁46-47。

③②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四〉，頁35。

③③ 同①，頁1。

③④ 《爾雅臺答問》，卷1，頁29。

③⑤ 同③④，頁30。

③⑥ 同①，卷1，〈學規〉，頁14。

③⑦ 同③⑥，頁12。

③⑧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五〉，序說，頁1。

意，繫辭焉以盡其言。所以設卦，爲觀象也。繫之以辭，爲明吉凶也。能盡其意者，非由象乎？明吉凶者，非由辭乎？然則觀象者，亦在盡其意而已，何事於忘。^⑳

所謂「何事於忘」者，以王弼以來，有忘象，掃象之說以祛荀虞諸家泥象之棘途也，而馬浮以爲不可忘象者，其言曰：

乾馬坤牛之象，易知也。吉凶悔吝剛柔變化之象，微而難知也。未得其意而遽言忘象，未得其辭而云忘言，其可乎？^㉑

且忘象之象亦象也，忘言之言亦言也，是以聖人曰盡而不曰忘。尋言以觀象，而象可得也。尋象以觀意，而意可盡也。^㉒

所謂尋象以觀意者，觀心之變動也，蓋亦觀道也，馬氏曰：

心之變動應乎爻象，因以爻象示教，故不可執爻象爲教體，當求之言意。猶因指以見月，不可執指以爲月也。（凡言易之爲書者，喻如指，言易之爲道者，喻如月，準此推之）。^㉓

乃舉論語川上一章以爲例，謂：

逝者即如斯夫，四時行，百物生，讀易觀象之要也。^㉔

然觀象不能廢讀，故謂研究易經應先讀王弼、程頤之書云：

觀象者先求盡辭，故說義不能祧王程，玩占不能廢京房。^㉕ 伊川作易傳，重在玩辭，切近人事，而後本隱之顯之旨明，深得孔子贊易之志，故讀易當主伊川。^㉖

肆、三易

馬浮釋易，有一基本觀念曰「三易」。三易之說原出易緯乾鑿度。大意謂易者，以言其德也，變易也者，其氣也，不易也者，其位也。鄭玄作「易贊」取

⑳ 同㉗。

㉑ 同㉗。

㉒ 同㉗。

㉓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五〉，頁43。

㉔ 同①，卷1，〈讀書法〉，頁12。

㉕ 同㉗。

㉖ 同㉔，頁8。

其義曰：「易之爲名也，一言兩含三義；易簡一也，變易二也，不易三也」。復引繫辭以證之云：夫乾確然示人易矣，夫坤隤然示人簡矣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，又曰：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與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此言順時變易，出入移動者也。又云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，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，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。馬浮稱鄭氏以三易說易爲能得旨，而不滿易緯之以位說不易，曰：「位」字若改作「理」字，其義尤顯，乃自爲三易定其義曰：

易有三義：一變易，二不易，三簡易。學者當知氣是變易；理是不易；全氣是理，全理是氣，即是簡易。只明變易，易墮斷見。只明不易，易墮常見。須知變易元是不易，不易即在變易。雙離斷常二見，名爲正見，此即簡易也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。^{④5}

自許「此是某楷定之義，先儒說三義未曾如此說，然頗簡要明白，善會者自能得之」。於是以此三義釋易之生生義曰：
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。「生生之謂易」。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「坤」。本隱以之顯，曰生。謂之生者，雙離斷常故。蓋常則不生（既常矣，又何生焉），斷亦不生（既斷則不更生）。消息盈虛，天行也，變易故非常。天地之道，恆久而不已也，不易故非斷。以是二義，故生義得成。

「原始」則無始而成始，「要終」則無終而成終，終則有始，故不常亦不斷也。成始乃所以成終，成終乃所以成始，如晝之終，即夜之始，寒之終即暑之始，惑之終即智之始。始終同時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尾。就其隱者言之，則謂之寂。就其顯者言之，則謂之生。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，理之顯者也。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。生生之謂易，則於顯中見隱，於氣中見理，於變易中見不易。夫然後至蹟而不可惡，至動而不可亂，而易簡之理得矣。^{④6}

又以之釋君子之道曰：

天地之道，變易而成化，人道亦須變易而成能。變易之象易見，不易之

^{④5} 泰和會語，頁43。

^{④6}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六〉，頁57。

理難見，見此則簡易之用得矣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，即君子之道，不見則不免爲小人。問：如何得見此道去？答曰：直須變易一番始得。^{④⑦}

又以變易、不易說繼善、成性曰：

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正是生滅與不生滅和合也。繼之者善是始覺，成之者性是本覺。此變易之所以爲不易也。^{④⑧}

亦以易簡釋「貞一」云：

得於易簡則貞夫一矣。乾坤所示，乃無言之教。爻者效此，象者象此，正顯示教體。動乎內者幾也，見乎外者應也。因變以成業，寄辭以達情。皆聖人不得已之事。^{④⑨}

「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，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，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。夫乾確然示人易矣，夫坤隤然示人簡矣」。明明示人簡易，不待言說，而人自不薦，聖人亦未之何。故曰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！^{⑤⑩}

又謂依易簡之道可出「險」「阻」，曰：

險阻並不難會。險即陽陷陰中之象，恆易則不陷於陰，知險而能出。阻即陽爲陰阻之象，恆簡則不阻於陰，動而不括。是氣也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^{⑤⑪}

浮以易爲六藝之原，故三易之義可通禮樂，其言曰：

禮樂合言是簡易義，故曰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。禮樂是相大用大，所以爲禮樂者，方是體大。乃是此不易者行乎變易之中者也。^{⑤⑫}

當然亦可施諸其他儒家之言，如：

知人道即天地之道，亦簡易也。高明配天，故曰則天之明，不易義也。

④⑦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一〉，頁11。

④⑧ 同⑧，卷1，頁15。

④⑨ 同①，〈慮言觀象五〉，頁48。

⑤⑩ 同①〈論語大義七〉，頁45。

⑤⑪ 同①，〈觀象卮言二〉，頁20。

⑤⑫ 同①，卷2，頁15。

博厚配地，故曰因地之利，變易義也。其教不肅而成，其政不嚴而治，簡易義也。⁵³

此以三易說中庸之「高明」「博厚」也。又如謂：

今舉子在川上章略顯此理。此即於遷流中見不遷，於變易中見不易也。

「逝者如斯夫」，是法喻並舉，「逝」言一切法不住也，「斯」指川流相。一切有為諸法生滅行相，逝而無住，故非常。大化無為，流而不息，不舍晝夜，故非斷。法爾雙離斷常，乃顯真常不易之實理。⁵⁴

此以三易釋論語中川上逝水一章也。又如孝經曰：天之經，地之義，民之行。馬浮曰：

此當以三易之義通之：「經」言乎其不易也。（哀公問，子曰：所貴乎天道者，貴其不已也。中庸引詩曰：唯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，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。純亦不已，故至誠無息。不舍晝夜，皆顯常恆不變之德。是不易也）。

「義」言乎其變易也。地道承天而時行，無成而代有終，損下益上，損上益下，裒多益寡，變盈流謙，隨時變易以從道，謂之時義。此示緣起無礙之相，是變易義。

「行」言乎其簡易也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孝弟因心愛敬自發，仁義之實，禮樂之文，皆從此流出，不假安排，是為至簡至易。⁵⁵

又《孝經》稱：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，君臣之義也」馬浮曰：

《孝經》曰：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」。下一性字，明天道之為不易也。

「君臣之義也」，下一義字，明地道之有變易也。知父子之道即君臣之義，知天性即為人道，明人道之為簡易也。⁵⁶

馬氏又曰：

無極而太極是不易。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俱是變易。陰陽一太極、太

⁵³ 同①，卷3，〈孝經大義四〉，頁32。

⁵⁴ 同①，卷2，〈論語大義七〉，頁43。

⁵⁵ 同①，卷3，〈孝經大義四〉，頁31。

⁵⁶ 同⁵⁵，頁32。